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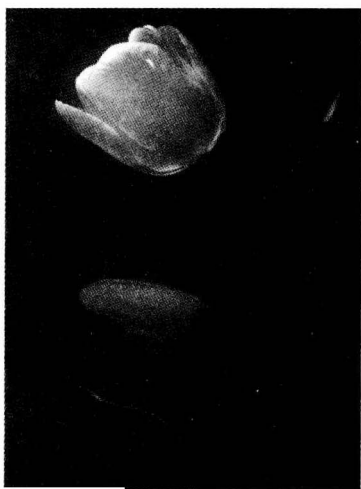


穷人无奈 富人无德

铁梅 著

“以前我是个坏人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，却失去了一路顺畅。现在我想，人必须无德吗？”

穷人无奈 富人无德



铁梅
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QI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穷人无奈富人无德 / 铁 梅著. -- 西宁 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225-04016-5

I. ①穷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9051 号

穷人无奈富人无德

铁 梅 著

出 版 人 樊原成
责任编辑 齐宏亮
装帧设计 北京阳光狮人有限公司
责任印制 巢世武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:810001 电话:(0971)6143426(总编室)
发行热线 (0971) 6143516/6137731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1.5
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70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4016-5
定 价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内容提要

沙河市是中部的一个省会城市，城市面积虽然不大，但发展的势头却很迅猛。从任何一条街上走过，都可以看到很多公司门前的招工海报。劳动创造价值，对劳动的大量需求，反应了这个城市强劲的经济活力。这种经济活力，吸引来了大量来城市淘金的农民工。一对年轻的夫妇韩慧月和李忠国正是农民工大军的一份子。

刚到沙河市时，李忠国做了个体防水工，妻子韩慧月则独自经营一家小吃店。在经营小吃店时，韩慧月结识了红叶商场的老板杨德元。小吃店因种种原因歇业后，无事可做的韩慧月，索性摆地摊卖起了衣服。故事是从韩慧月摆地摊时再一次偶遇杨德元开始的，对于商场老板杨德元和农民工韩慧月来说，这一次偶遇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，改变了他们的整个人生轨迹。从此，生活向他们展开了丰富而光怪陆离的场景：商场的争斗、忘我的激情、选择的困惑……

忍不住让人掩卷遐思！

引子

再过两天就是杨晓琳的十八岁生日,本来妈妈是不主张铺张的,但是爸爸坚持给她大办,并邀请了很多亲友。爸爸的理由是:十八岁是法定的成年年龄,应该借这个机会为晓琳办一个类似日本“成年礼”的仪式。爸爸认为这样的仪式非常重要。

生日聚会在晓琳家中如期举行了,在大家表示了庆祝之后,爸爸站起来,向客人深深鞠了一躬说:“从今天起,我的女儿杨晓琳已经是成年人了,在她的成长过程中,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关心和帮助,我在这里表示感谢。成年意味着有更多的权力和责任。我希望她能够尽快独立起来,学会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,比如学习、生活、工作,还有感情等方面。今后爸爸妈妈放权给你,你的事情你自己决定,我们的意见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。还有,你已经是成年人了,要学会主动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,无论做人还是做事,都要认真、负责。我就说到这里了。”

爸爸的发言,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大家都称赞这样的仪式很好,很能感染人,对孩子的教育意义很大。的确,爸爸的话不多,但却勾起了晓琳对往事的回忆和未来的思考……

晓琳小的时候,爸爸和妈妈带着她四处打工,家里很穷,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最让晓琳受不了的是他们要经常搬家,因为每次她都要和刚认识不久的好朋友分手。记得有一次,他们又要搬家了,她的好朋友小兰知道消息后,拉着她的手,死活不让她上爸爸租的三轮车。还有,就是上学的时候,因为经常交不上学费,而不让她听课。她认为自己小时候很自卑、很内向,而且不爱说话,就和那一段经历有关。

再后来,妈妈和爸爸离婚了,她的第一个爸爸姓李,名字叫李忠国。他们离婚后,李爸爸就回农村老家了,后来一直没有结婚。他们一家还去农村老家看过他呢,他是附近有名的瓜农,种的西瓜又大又甜。离婚后,妈妈和现在爸爸杨德元结婚了,并且从沙河搬到了现在的城市里。近些年,城市的发展确实很快,晓琳跟妈妈回到过沙河一次,但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中的模样了。

穷人无奈 富人无德

据妈妈讲，杨爸爸曾经是个大老板，经营一家大商场，商场的名字很好听叫——红叶商场，后来，由于商场经营不善倒闭了，妈妈是在商场倒闭的时候跟杨爸爸结婚的。这让晓琳少了很多负罪感，说明妈妈不是为了钱才与杨爸爸在一起的，他们确实是真心相爱的。他们相互关心、相互体贴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。晓琳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。

岁月催人老，妈妈的头发有些花白了，爸爸的身体更是有好几种病，爸爸和妈妈都已经不再年轻了。再过半年自己就要参加高考了，晓琳觉得自己必须好好学习，考一个好大学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来……



沙河市是中部的一个省会城市,解放前这里还是农村,由于这里地理位置优越,解放后被中央政府划为省会城市所在地。虽然城市建立时间短,面积不大,但发展的势头却很迅猛。

你从任何一条街上走过,都可以看到很多公司门前的招工海报。劳动创造价值,对劳动的大量需求,反应了这个城市强劲的经济活力。这种经济活力,吸引来了大量来城市淘金的农民工。一对年轻的夫妇韩慧月和李忠国正是农民工大军的一份子。

现在正值冬季,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,雪从昨天凌晨就开始下了,雪下得很大,纷纷扬扬地弥漫在天地之间,整个天空看起来一片迷茫,像混沌初开一样。也难怪会下这么大的雪,前些天,天空一直阴沉沉的,老天爷似乎在为这场大雪做准备。

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,雪越下越大,天空也更加阴沉了。没有开灯的小吃店被周围的黑暗侵蚀着,老板娘韩慧月坐在火炉旁,望着空旷的街道,确认不会再有顾客了,就起身整理了一下店内的物品,锁好店门,向风雪中走去。

平时这个时候,正是工人下班,学生放学的时候。虽然工厂和学校里都有食堂,但很多人还是喜欢在外面吃点小吃什么的,所以这是小吃店生意最好的时候。但是今天的天气实在太恶劣了,大部分工人和学生只能选择在食堂用餐了,所以街上显得冷冷清清的,几乎没有一个顾客,继续呆在店里无疑是浪费电费。

经过公交站牌时,韩慧月看到一辆捆着防滑链的公交车停了下来。要不要坐公交车呢?她稍稍思考了一会儿,觉得下雪天公交车可能不太安全,而且不比走路快,于是她决定步行回家。她步行回家大约要用三四十分钟,上午她通常步行到店里,晚上回家才坐公交车。丈夫担心累到她了,经常劝她坐公交车。她总以锻炼身体为理由,坚持步行去店里。坐公交车虽然只要一元钱,但是韩慧月还真有点舍不得花。她的小吃店刚开业不久,前期投入已经花了不少钱,她想节省点。她的丈夫李忠国目前在做防水工,他主要做些短工,收入不太稳定,夏季的活比较多,收入还可以。但是冬天就不行了,几乎没有什么活。而且随着这几年到城市打

穷人无奈 富人无德

工的防水工越来越多,他们的工价被老板压得很低。李忠国一直想转行,可是至于以后做什么,他一直没有考虑成熟。后来,两个人经过商议,就让妻子先开了这家小吃店,如果生意可以的话,他就不用再做防水了。

独自一个人走在风雪中,让韩慧月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单。好在街道旁的居民楼里,很多人家都亮着灯,虽然这些灯不过是小小的一团,星星点点地漂浮在这白茫茫的雪夜里,但足以给孤单的路人温暖了。从农村来到城市以后,韩慧月觉得自己虽然看到了很多东西,但却什么都没有看清楚。不过,她通过城市这面世俗的镜子认识了自己,她觉得自己就像细小的泥沙一样,在城市的河流中,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。城市中的人情是很淡薄的,人们只热衷于交易。如果说城市的空气是污浊的,比空气更污浊的是人的心。城市里各行各业都不是在安安心心地做生意,里面都有内幕,都有见不得光的地方。

韩慧月裹紧身上的衣服,加快脚步向前走。又过了好大一会儿,终于走到了临时住所那条狭窄的小巷子前。巷子里的风很大,不时将墙上的积雪吹下来,她把头缩进大衣领子里了。将她裸露在空气中的面部皮肤打得又疼又麻,几乎失去了知觉。直到看见家里的灯光时,她全身的血液才温暖过来。毕竟在这个城市里,丈夫和孩子才是她最大的安慰。

韩慧月一家住在城市西三环外的郊区,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。大小、高低各不相同的房子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弯弯曲曲地公路两旁。郊区的城中村的房租比较便宜,废品收购站通常聚集在这里。城中村里的公路,由于经常驶过一些装满垃圾的卡车,所以一般说来都是很脏的,总是布满一层厚厚的尘土。

近些年来,城市的高速发展,将许多农村包围在城市之中。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经商、有的做了技术工人,大部分人则把手中的宅基地盖成楼房,靠收房租维持生活。城中村是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,因此被人们称为“贫民窟”。事实上,贫民窟里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可悲,贫民窟里也有欢笑。每个月发了工资,他们喜欢约上三五好友,在一家廉价的饭店里,点上几个菜,吆五喝六地玩上半天。

韩慧月租的房子是一幢三层筒子楼的顶楼。确切地说,这是城中村的第一批楼房,现在已经是一幢年久失修的危楼了。据说去年市政府就下令拆迁了,这幢楼房被定成危房后,原居民都被安置到别处了。仅有的几家住户都是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租下的。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相信,韩慧月一家人已经来城里两年多了,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居处。这个位置距离他们的小吃店相当近,而且房租也便宜,所以李忠国得知这里有住房的消息后,急忙跑来寻租。

房东以房子很快就要被拆掉为由,不愿意出租。李忠国认为,虽然政府已经下达了拆迁令,但鉴于政府的办事效率比较低,估计还能住上一年多的时间。经

不住李忠国的软磨硬泡，房东最后终于掏出了钥匙。自此他们一家人总算有个像样的家了。

见妻子披着一身的雪花进屋了，李忠国心疼地问：“又是走路回来的吧？不是告诉你以后回家坐公交车吗？”

韩慧月笑了笑说：“大下雪天的，公交车很少，走得也很慢，而且也不安全，所以就步行回来了。很久都没有在下雪天步行了，今天特别想走路回来，能回忆起小时候的许多快乐时光。”她接着向丈夫问道：“你今天怎么样？还没有找到活干吧？”

李忠国无奈地摇了摇头说：“是呀，现在天气冷了，建筑公司的很多工种都已经放假回家了，哪里还会有活干呀！”

韩慧月回到家里，没有顾得上休息，就去做饭了。一家人吃晚饭后，她走到窗前，摸了摸爷儿俩刚刚弄好的窗户问：“你这样搞行不行呀？别撑不到天亮又被风刮下来了，把孩子给冻着了。”

李忠国自信满满地说：“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累了一天了，没事就好好休息。这次我们弄得可牢固了，估计就是房子倒塌下来，它也不会掉下来。”

听丈夫提到房子会塌下来，韩慧月禁不住抬起头看了看顶棚的裂痕说：“忠国，说不定这房子真会塌下来呢？你看顶棚又新添了两处裂纹，恐怕得有一尺多长呢！”

李忠国笑了笑说：“你就是瞎操心，有点裂纹并不表示会塌下来。咱们老家那幢房子，你没有见过呀？裂痕比这座房子严重得多，直到现在不是还没有塌吗？从前的建筑材料都是真材实料的好材料，现在的材料怎么能比得上呢！”

丈夫的解释并没有打消妻子的疑虑，韩慧月还是有些担心。她央求丈夫说：“忠国，要不咱们让女儿睡在下铺吧，万一出了事，咱们大人还可以帮他支撑一下。”因为房间比较小，他们使用的双层架子床，平时女儿睡在上面。

李忠国连连摇头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上层本来就不够结实，如果咱俩再睡再上面，估计比房子倒下来还要严重。如果房子塌了，建筑材料的重量加上咱俩的重量，孩子更难以承受。咱们在下面，就像铺了一床肉垫子一样，还能减轻建筑材料对她的冲击呢。”

韩慧月笑了笑说：“好了，不说了，你瞧咱们都说些什么！”

此时窗外风雪交加，比白天下得更大了。没有实施任何保护措施树木伫立在城市里，枝条似乎被冻得瑟瑟发抖。韩慧月望着这些可怜的植物，心情渐渐好转起来，觉得自己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她像所有从农村出来的人一样，生活简朴，很容易满足。进城之前，人们告诉她在城里做生意很有前途，很快就能发家致富。她从没有幻想过成为身价上百万的富人，而是觉得只要过上

穷人无奈 富人无德

比较富足的生活就可以了；进城之后，她发现如果没有权势、没有资本，做生意真的很困难。但是她像所有的农村人一样，不怕苦不怕累，一直对生活保持乐观的态度，认为只要努力，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，也许就是这种乐观的心态支撑着她一直走到现在。

李忠国把锅碗瓢盆收拾好后，见妻子还没有休息，而是呆呆地站在窗户旁，似乎在思考什么，于是轻轻地走过去，扶住她的肩膀柔声说：“老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跟着我过这种苦日子，让老婆受委屈了！”

“忠国，你怎么又说这种丧气话了？你知道这里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农村人，来到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，我们不过这种苦日子，难道让城市人过呀？”韩慧月有些生气地说，“你现在怎么越来越悲观了，以前你不是说过有的是力气，不论到哪里，养活咱们一家人不在话下吗？想想那时你说话的派头，铿锵有力的，男子汉气十足，听得人心里热血沸腾的。我就是为了你的那些话，才死心塌地跟你在一起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根据我的条件，完全可以找一个比你的条件好十倍的。看看你现在的表现，别说对不起我了，你对得起当时所说的那些话吗？”

李忠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是呀，最近我也一直再想这些问题，可以我还是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搞的。我以前在农村的时候，血气方刚的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人也很自信，一心认为不论到哪里只要踏实、肯干，就一定能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。但是进城以后，才发现赚钱根本不像想象地那么简单，别说发家致富了，混到现在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了。看来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了。”

第二天，风雪停了，天放晴了。韩慧月很早就起床了，她居住的地方距离小吃店步行大约要半小时。由于舍不得坐车，只好早点起床，步行去上班。用她的话说，既省钱又锻炼身体，何乐而不为呢。比起妻子来，李忠国起来得更早，他先把女儿放在自行车上，送到附近一家私人托儿所，然后直接去工地找活干。他常常说“早出的鸟儿有食吃”，既然其他方面比不了别人，如果再不辛勤点，恐怕真的没有活路了。

到了小吃店，韩慧月习惯性地朝隔壁足疗室看了一眼，足疗室的门开了一条缝，似乎有人刚刚出去过。足疗室事实上并不是做足疗的，不过人们都知道这种店是干什么的。这种店通常夜里上班，早上下班。看了一眼后，韩慧月赶紧把头缩了回来，她担心被凶巴巴的店老板看到。如果被那个女人看到了，挨上一顿臭骂恐怕是必不可少的。

在店里，韩慧月对着梳妆镜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补了点化妆品。她虽然是农村人，但毕竟是个女人，女人的虚荣心她还是有的。好在她年轻，皮肤光滑细腻，只用普通的化妆品就可以了，花费并不大。正在她对着镜子欣赏时，突然

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镜子里一晃而过，她愣了一下，心想这不是大妮吗？她急忙喊了两声：“大妮、大妮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月月？”店门外的女人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真的是你吗？大妮！”韩慧月定了定神，兴奋地叫了起来。

大妮和她是一个村子的，名叫韩灵，小名叫大妮。大妮长了一副结实的身板，浓眉大眼的，小时候像个假小子一样。她的心地很善良，小时候韩慧月和她的关系很好，如果谁敢欺负慧月，大妮立即就会冲上去制止。但是自从她们进城打工后，各奔东西，失去了联系。后来慧月经过多方询问，才从同乡那里得到一点关于大妮的消息：她最近几年应该也沙河市，做过月嫂，干过小商店，据说还生了个孩子……还有人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，涂着厚厚的胭脂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见到陌生人就……

姐妹俩亲热了好一阵子，才聊到正题。

“月月，真看不出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什么时候做老板了？”大妮赞赏道。

“什么时候学会取笑人了，你见过这么寒酸的老板吗？我家最值钱的就是一辆自行车，老板距离咱们太遥远了。”

“开玩笑，你这小吃店跟我之前的小商店差不多大。”

“唉……真是不做生意不知道生意的苦呀，”韩慧月叹息着说，“这样的小店能不能开下去，还很难说呢，总有人捣乱。”

“是呀，有什么办法呢，这就是江湖呀，”大妮深有感触地说，“我的小吃店就是这样关门的，地头蛇总是捣乱，收取保护费，好像我们挣的钱都是他们的一样。”

“你现在做什么呢？听说你做过月嫂，开过小商店，还有个孩子，还做了那行……他们讲得到底是不是事实啊？”韩慧月直截了当地向大妮问道。

大妮点点头说：“基本属实吧，你的消息很挺灵通的呀！”话语中，显得颇有些无奈……

韩慧月下班回到家，女儿小琳睡着了。丈夫正在房间里炒菜，饭菜的香味，刺激着她的味觉。回想起他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每看到这种场景，她都会陶醉上好一阵子。她最初对性的强烈冲动，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：丈夫那瘦长却透着男子汉气概的身体，总能让她产生强烈的欲望。但是由于小吃店的生意不好，她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心情。

李忠国显然感觉到了妻子的情绪变化。他关心地问：“老婆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怎么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的呀？”

穷人无奈 富人无德

韩慧月叹了一口气,就将烦恼向丈夫诉说了一番。

李忠国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说:“我知道你不想干下去了,怕赔钱。不过我觉得不应该这样,我们毕竟刚开始做生意,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,不然大家都做生意了,谁还会辛辛苦苦地打工呀。做生意都是有风险的,这个月赔点钱,也许下个月就能赚回来,不可能一直赔下去。咱们既然选择了做生意,就应该坚持下来!”

韩慧月却固执地说:“你说的这些话,我也不是没有想过,但是咱们家要关系没有关系,要资金没有资金的,已经不允许再这样干下去了,再干下去压力会很大。咱们受点苦没关系,但是总不能苦了孩子吧!”

李忠国知道妻子认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,于是就不再说什么了。过了一会儿,他柔声问:“你既不想干小吃店,又不想打工,准备做什么呢?”

韩慧月笑了笑说:“我早就想好了,摆地摊卖服装去。反正摆地摊也不用交房租。”

李忠国吃惊地问:“摆地摊多辛苦呀?还要跟城管打游击,你行吗?”

韩慧月说:“不行也得行呀,我总不能闲着,什么都不干吧。”

聊了一会儿生意上的事情后,韩慧月坐在床沿,帮丈夫按摩。入冬以后,丈夫由于积劳而患的关节炎就会严重一些,到了晚上就会感到浑身酸疼。为此,韩慧月专门在医院学习了按摩,每天晚上给丈夫按摩一会儿。虽然按摩只是治疗关节炎的辅助疗法,并不能使它痊愈,但这种疗法所起到的心理安慰作用却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比拟的,它增进了他们夫妻的感情,李忠国一直很享受这个过程。

今天,按摩的时候,李忠国莫名其妙地对妻子说:“慧月,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,是不是一种罪过呀?”

韩慧月吃惊地问:“你这话什么意思呀,老实交代,你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?得到什么不该得到的东西呀?”

李忠国笑着说:“哈哈,我能有什么问题呀,我说的你呀!我经常会想,自己究竟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,竟然能娶到你这么漂亮又贤惠的老婆。”

韩慧月如释重负地说:“看来没有白伺候你,还算有点自知之明,是不是把你伺候舒服了,你才这样说的呀,如果我伺候别人,你就不会这么说了,是这样的吧?”

李忠国笑嘻嘻地说:“就算你说得有道理吧,不过我的老婆为什么要去伺候别人呢?我可不同意!”

韩慧月瞪了丈夫一眼说:“什么叫就算我说得有道理呀,我还不了解你呀。不过,话又说回来,难道你的老婆不能伺候别人吗?我可是没有在家里做全职的家庭主妇呀?”

李忠国辩解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说工作吧，工作不是伺候而是服务，为顾客服务是天经地义的，人们不是说‘顾客就是上帝’嘛！不论多么大的公司，不是都要为顾客服务吗？咱们做的是正当的职业。比如，我每天做防水，虽然工作很辛苦工钱也不高，但也不觉得丢人呀。”

听了丈夫的唠叨，韩慧月突然神秘地说：“你猜我看见谁了？”

李忠国好奇地问：“谁呀？”

韩慧月说：“我们村的大妮，你不认识呀。”

李忠国说：“认识呀，听说她现在做了妓女，是真的吗？”

韩慧月说：“她挣得也是血汗钱呀，怎么人们那么鄙视她呢？”

李忠国说：“虽然是血汗钱，却是不正当的。”

韩慧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大妮也是被逼无奈才卖身的，在老家的时候，她多善良、多老实呀！”

李忠国点点头说：“是呀，她不是开了个小商店吗？怎么干起这种事情了呢？真让人想不通！”

“还说人家，咱们的小吃店也不是要关门了吗？”韩慧月叹了口气接着说，“大妮刚开始在一户人家做保洁工作。不想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个大色狼，他见大妮长得挺性感，人又老实，就打起了坏主意，有一天，他抓住机会，强行上了她的身，结果把她弄怀孕了。男主人知道她怀孕后，就给了她一些钱，把她辞退了。大妮担心被丈夫发现，就独自一人去一家私人小诊所做人流。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人流时大出血，医院要求通知她的家属签字，为了保住生命，她只好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丈夫。丈夫知道真相后，十分生气，毫不犹豫地和她离了婚。大妮出院后，用那狗男人赔她的钱开了一个小商店，由于没有足够强硬的人际关系，商店经常遭到恶势力的打劫，后来实在经营不下去了，只好关门了。再后来，她就偷偷地做了这行。”

听完妻子的话，李忠国感叹说：“她的经历真是太曲折了。”

韩慧月疑惑地问：“城里的有钱人是不是故意逼迫农村女人卖身呀？”

李忠国严肃地说：“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卖身是她们自愿的，她们既想过上好的生活又不想付出辛苦的劳动，就选择做这行了呗！”

二

一品健身会馆建在沙河市中心公园附近,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,杨德元的朋友马海军是这里的老板。杨老板近水楼台先得月,在这里拥有一套自己的贵宾室。一品健身会馆是沙河市顶级的健身会所,拥有国际知名专业品牌及高科技运动器材,每月有与国际同步的团体运动课程和瑜伽课程。专业的私人教练团队可以针对个人的体能需求、兴趣,专业地设计运动课程。此外,一品健身会馆还拥有专业认证的咨询师、纤体师和理疗师,并引进了国际知名品牌高科技健身器材、以及专业的生化高科技产品。

一品健身会馆依托沙河市中心公园,以地中海风情为设计风格,整栋一万平米的会馆就像“城市中的度假小岛”一样,能让来宾体验到心旷神怡地氛围。会馆则以深稳色系及绚烂琉璃光彩为主设计的装潢,温暖、高级、精致、隐密,呈现出中欧式的皇家风范。而以“山林境界”为创意的园林艺术,创造出如同山水画般美景的山水文园会馆,每一处都能让人体会到一品健身会馆的精致。

一品健身会馆提供“动能健身”、“养生纤体”、“私人水疗”、“生机饮食”、“舞蹈”以及“瑜伽”六大功能的服务。在全方位的运动区域中,拥有世界先进的运动器械和设施、声光动能团体有氧教室、国际标准网球场、壁球室、私人水疗池及景观采光恒温游泳池等。健身后,来宾可以到宾客生活区,一边放松身心、一边小憩。实际上,会馆就是富人们社交和休闲的空间。

在一品健身会馆的贵宾室里,红叶商场的老板杨德元正搂着一个女人睡得正香。欢娱嫌夜短,天很快就蒙蒙亮了。他悄悄穿上衣服,进入卫生间洗漱时,不小心把淋浴用的莲蓬头碰掉了,刺耳的声音在房间里扩散开来。他看了看卧室那团丰腴的肉体,仍然静静地躺在床上,才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

这个女人是杨德元昨天在中心公园遇到的。这是个丰满的中年女子,相貌很一般,甚至有些丑。他没有问她的名字,她自然也没有问。两个人心有灵犀,经过简单的交流后,她毫不犹豫地钻进了他的本田车里。近年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非常喜欢与这种女人交合,她们大都充满了欲望,是因为真正渴望才出来做的,与那些乱叫一通就张开手要钱的职业妓女相比,她们的容貌可能差点,但身体相

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,人也相当有感觉。虽然都是靠身体挣钱,两者的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。杨德元时常将前者比作自然生长的野菜,虽然表面上没有那么光彩照人,但吃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。

眼前这个女人的大腿粗壮有力,泛着黝黑的光泽,当它们合拢的时候,他有一种陷入汪洋大海之中的感觉。杨德元注意到她内衣领口处的扣子掉了,可能是昨天夜里激情时被他扯掉的,此时半敞开的领口涌出一大团白花花的乳房。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健壮肥硕的乳房,当他用手抓住的时候,白花花的肉便殷实地充满整个手掌……

杨德元在床边回味了一会儿。这个女人到底是值得回味的,不像有些女人,外表虽然很光鲜,在床上却像死人一样,没有一点滋味。随着经验的增加,他越来越重视内涵了,毕竟精力也越来越有限了。

洗漱完毕后,杨德元把钱放在床头的书桌上,女人的眼皮似乎跳动了一下。她的熟睡也许是装出来的,他知道这种女人通常以这种方式,回避交易时的尴尬。

杨德元推开房门,一股干冷的空气迎面扑了过来,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,一股酒气随之涌了上来……

由于昨夜喝了太多的酒,杨德元没有敢开车,一个人晃晃悠悠地向前走,稍稍清醒后,杨德元又忍不住回味起那个女人的滋味了。他认为她一定是城郊的农妇,只有经常劳动的人,肌肉里才会有这样激烈而持久的力量。尽管这种艳遇常常耗尽他肌肉里的力量,但他还是留恋那种紧紧的裹挟感。她的大腿仿佛充满了欲望,膨胀得几乎要爆裂,他躺在上面的身子被严严实实地卷了起来,仿佛要被吞噬掉一样,不知道是他玩弄她,还是她玩弄他了。

虽然有位老中医严肃地提醒他,到了他这样的年龄,应该节制欲望了,因为身子里的精气就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样,用一点少一点了。他相信老中医的话,近年来他确实感觉到能力有所下降了,但闻到女人肉体里的骚味,他总是不能控制自己,有时嘴角甚至还会流出粘稠的涎水,这么多年,他就嗜好这一口。这样想着,他的神经又飘忽起来,那种令人牙根酸软的欲望又开始从心底冉冉浮起了……

这是火车站附近的一条商业街,街道两旁除了几家饭店外,南边是批发服装生意的店铺,北边是几家小吃店。拉拉杂杂、零零散散的,显得极不工整,缺乏规划。虽然如此,但这里的顾客却很多,几乎全省大大小小的服装店都在这里拿货。人多的时候,街上非常拥挤,挤都挤不过去。商家为了吸引顾客,通常在店门口,搭个简易的架子,让大嗓门的店员站在上面敲着鼓、打着锣,声嘶力竭地喊着、宣传着他们的产品,给拥挤的街道更增了几分热闹。

穷人无奈 富人无德

早上,雪虽然已经不下了,但是风还没有停下来,气温很低,几乎所有的服装店都还没有开门,只有几家买早点的小吃店招呼着来往的少量客人。

杨德元感到有点饿,于是就在街尾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小吃店。这家小吃店的规模相当小,而且相当简陋。窗户连玻璃都没有,下半部分是用废纸箱封堵的,上半部分则是用透明的塑料布覆盖的。

虽然这个小吃店比较简陋,但是店里的地面和墙壁却很干净整洁,看得出老板是个勤劳卫生的人。靠近窗户的狭长空间里,摆了三张桌子,每张桌子两边放了四把椅子,此时小吃店里没有顾客,显得很冷清。

店主是个年轻的女人,甚至还可以说有几分姿色。她正坐在靠近门口的收银台里,尽管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,还不时用嘴哈着气,或者双手互相摩擦着取暖。可见,天气确实很冷。

“老板娘,我要一份米线。”杨德元色迷迷地盯着她说。

“好的,您请坐,请问辣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?”见有了生意,女人兴奋地招呼道。

“辣椒一定要多放,吃米线就是要辣一点儿才够味。哦,对了,老板娘千万别忘了放点醋呀!”

女人看了看杨德元说:“醋呀?等一会儿您自己放吧!”

杨德元急忙拦住说:“不行、不行,我这个人吃醋有个习惯,必须在米线入锅后,及时放上醋。”

女人笑了笑说:“好吧,我知道了,您放心好了,这样的习惯确实比较少见。”

“你这店是刚开的吧?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呢?”杨德元笑咪咪地搭讪道。

“是呀,是刚开的。看来您经常在这里吃饭呀!”

“是的,我就是喜欢在这里吃米线。他们这几家的米线我都吃过,味道虽然没有什么特色,但是还算可以。不知道你们家的怎么样?如果很好的话,我以后就在那里吃了!”

“您放心好了,老板!我们的米线是我自己手工制作的,正宗的云南风味。不仅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及酵素等营养物质,而且筋骨好、滑爽回甜,有大米的清香,保证好吃。”老板娘接着说,“过桥米线的关键是在于汤的制作,汤的做法很讲究,原料除了猪骨头外,必须要用两只壮母鸡和一只老鸭子。这样烧出来的汤才够味道,而且一定是老鸭子!不信,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汤。”

女人的话让杨德元感到十分高兴,他不禁打量起这个女人来了。

这个女人三十岁左右的样子,她的皮肤细腻,透着健康性感的小麦色;额头宽阔而圆润,边缘泛着嫩青色的光泽,在小吃店黯淡的空间里,显得青春气息十

足。大衣的领口处，袒露出一小块白嫩的皮肤，是那樣的迷人。与昨天遇到那个粗壮的女人相比，她的身材简直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一样，让人产生把玩和欣赏的兴趣。将她的身体比作瓷器是不准确的，瓷器是易碎的，而她的身体却很结实，拥有劳动者特有的美。

杨德元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没想到这样寒酸的小吃店里，居然隐藏着一位如此优质的女人。一股强烈的冲动在他头脑里扩散开来，让他感到骨节发痒、牙龈发酸，甚至两条腿也开始变得飘忽起来了。这显然是强烈的欲望引发的结果。

杨德元颇有风度地问：“老板娘，请问我能知道你的芳名吗？”

“我叫韩慧月，欢迎您常来。”女人微笑着回答道。

杨德元爽快地点了点说：“好的，一定常来，米线很好，人更好。”

从小吃店里出来后，杨德元并没有回家，也没去徐晶那里，而是又回到了一品健身会所，这时候那个与他一夜风流的女人已经离开了。杨德元感到非常疲倦，昨晚的风流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。

回家面对黄脸婆，杨德元实在没有兴趣。提起徐晶，他现在有点怕徐晶了，这个看似柔弱的娇艳女人欲望越来越强了，最近一旦和她上了床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脸孔，不仅贪婪，而且没完没了地折磨他，弄得他要休息好几天，才能恢复精力。看来包二奶虽然风光，但必须有好的体格才行。前几年还能应付得了，现在上了几岁年纪，在加上酗酒、抽烟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确实大不如前了。他现在喜欢那种陌生的，或者说有点羞涩感的女人。只有在这种女人面前，他才有充分的自信。这大概就是 he 有了老婆和情人后，还经常打野食的原因。

一品健身会所是富人的俱乐部。健身会所的马老板认为，做生意要想赚大钱一定要赚富人的钱；赚穷人的钱，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，是不会有太大成就的。

健身会所壮观的大门前站着两个神气十足的保安，他们像模像样穿着带有肩饰的上衣，脚上穿着马靴，头上还戴着缀有流苏的礼帽。杨德元在所有职业上最讨厌的就是保安和司机，他认为保安整个就是一只看门狗，司机不过是老板的腿。特别是一个年轻人长时间做保安或司机之后，会变得异常懒惰，以至于有失去进取心的危险。接受了他们的敬礼后，杨德元乘坐电梯直接向二楼的一品宫走去。

一品宫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，与外部隔绝，堪称这里的世外桃源，只有贵宾卡的会员才能进入。他用磁卡划开自动门后，看见马老板正坐在吧台上，跟他的手下聊天。

马老板名叫马海军，是杨德元的好朋友。当初杨德元插队时，他还只是个十